

蔣佳辰對家鄉「愛之深」 《尋狗啟事》揭示東北社會現狀



電影以一條狗串連整個故事，在尋狗過程中，男主角遇到一系列荒謬之事。



為了一條狗，父子關係一度陷入僵局。



電影中演員的經歷，看完讓人深感無奈。

來自遼寧的導演蔣佳辰，小時候目睹家鄉的繁榮發展，長大後則身處經濟蕭條的環境。對家鄉「愛之深」的他早前創作了電影《尋狗啟事》(Looking for Lucky)，藉着一對父子尋狗的故事，揭示當地體制的弊端；不過，他表明非要「責之切」，而是藉《尋》表達對家鄉發展的感慨之情。

文：朱慧恩 場地提供：美麗華酒店

蔣佳辰說：「這是一個現實題材的電影，它發生在當代的中國東北。」生於斯長於斯，蔣佳辰對家鄉既熟悉又熱愛，眼見家鄉因過往的經濟發展模式而遺留下來一些問題，因此，在《尋》中，他以父子尋狗為故事主軸，記述了在尋狗過程中男主角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事，把如「走後門」、不惜一切追求「鐵飯碗」等的社會問題置入故事當中，向觀眾呈現一個「生病」的社會狀況。

故事帶出荒誕現實

當年東三省是最早受惠於計劃經濟的地區，人們生活富裕，很有幸福感。可惜後來改革開放，重點發展南方經濟，東北被拋後。在《尋》中，男主角不惜一切「走後門」獲得「鐵飯碗」的故事也是反映了東北社會的現狀。「東北曾是計劃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人的思想比較保守，在事情時可能不是想着如何辦好，而是如何走後門。鐵飯碗最早是計劃經濟裡的詞語，東北曾是鐵飯碗最大的群體，東北人有根深蒂固的追求鐵飯碗的思想。」他說。《尋》就是基於這樣一個時代背景創作而成。

《尋》以一條狗貫穿整個故事，以帶出在尋狗過程中男主角所遇到的荒誕無奈之事，唱起一首小人物在大時代的洪流中往往軟弱而無助的哀歌。「希望把尋狗過程

比喻成一條路，找到狗是道路的終點，也就是男主角最後的歸宿。」蔣佳辰說。

「《尋》可以當作類似於公路電影，男主角走在這條路上，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與事，人與事就是一路的風光。透過尋狗這個動作，展現芸芸眾生一個現實的群像。當中有各種身份、階級的人，每個人有着不同的目的，《尋》就是通過男主角和父親的視點，呈現社會眾生相。」他說。

拍攝手法費盡心思

因《尋》是當代故事，故紀實感較強，因此，為了呈現這個現實主義的故事，蔣佳辰在拍攝手法和風格上則更偏現實。為了更加接近紀實風格，蔣佳辰多處運用長鏡頭拍攝，務求不打破演員的表演，讓觀眾看起來恍如事情發生在自己身邊。「我想觀眾看起來有點像新聞採訪的感覺，有更加強烈的臨場感和代入感，就像不是演繹出來的。」他說。

然而，雖然影像的風格看起來紀實且隨意，但蔣佳辰表示，每一個鏡頭、每一個演員的走位、甚至每一次機位的搖動，都是經過精心設計。「它的紀實感很強，但不代表沒有美感，每一個走位、鏡頭我們都下了苦功去設計。像是美術和燈光方面難度也是挺高的，拍攝時是需要設計，但必須設計得很普通，不能有強烈的設計感。」他自言要令拍出來的畫面貼近生活



導演蔣佳辰在今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中帶來新作《尋狗啟事》。

又不失美感，是頗有難度，必須經過各部門的精心配合，才呈現出此刻觀眾所見的效果。

拍電影的決心沒變

雖然在技術上遇到不少困難，但因蔣佳辰是讀攝影出身，這個背景倒是讓他在處理技術問題上得心應手。蔣佳辰畢業於魯迅美術學院攝影系，在2016年獲首屆中國青年導演扶持計劃全國十五強，而《尋》則入選香港國際電影節首屆「早鳥·新導演啟航計劃」，他直言自己是個幸運的人。

80後的蔣佳辰是獨生子，父母忙於工作，小時候他唯一的娛樂就是看電影，童年時便與電影結下不解之緣，後來讀大學也選擇了相關專業。大學時受到啟蒙老師的鼓勵，盛讚他有潛質，此後踏上電影之

路。然而，路途曲折不易走。「過程中算是挺困難的，身邊也沒有從事相關行業的人，中間走了不少彎路。」他說。

回想當年，因決意投身電影行業而與父母吵大架，但太太一句「現在混日子的人太多，缺的是有理想的人」，讓他更有決心走下去。雖然經歷過不少困難，但幸而蔣佳辰天生樂觀，縱然創作路途多掙扎，卻總能為人生找到解答。「雖然我比較喜歡悲觀的故事，但我個人還是很樂觀，遇到困難就迎難而上，上不去就繞路。一路走來，我對拍電影的那份決心是沒有改變的。」他說。



《生命倒數夏灣拿》描繪出古巴式的「活在同一屋簷下」的故事。



《草莓與巧克力》於1994年囊括柏林影展銀熊獎。

「古巴迷你嘉年華」呈獻異國風情

星影匯將於5月11至20日舉行「古巴迷你嘉年華」影展，選了七部古巴電影放映。今次網羅不同主題，包括性向、愛情、教育、社會議題等等，為戲迷帶來不一樣的異國風情享受。

當中有古巴大導演湯瑪斯·古提域斯·阿利亞(Tomás Gutiérrez Alea)執導的經典電影《草莓與巧克力》(Strawberry and Chocolate)，故事講及一掌一直的兩位魅力男，分別代表了理想共產主義和力抗制度枷鎖的兩股思潮。難得的是兩人都在受非議和排擠下保持赤子之心，樂觀進取，最後因真愛而求同存異。同時，影展亦選映了阿利亞早期的作品《低度發展的回憶》(Memories of Under-

development)。

除阿利亞作品，還有另一個古巴導演蘭爾·皮禮司(Fernando Pérez)的近作《生命倒數夏灣拿》(Last Days in Havana)，該片描繪出古巴式的「活在同一屋簷下」，寫出幾個殘缺家庭各自尋覓出路的經過。而安納斯圖·達溫拿斯(Ernesto Daranas Serrano)導演的《飛不起来的童年》(Behavior)，電影透過小學老師卡美拉的三個學生的背景，探討教育的真諦。

除此之外，三部紀錄片《古巴·紐約越界之音》(Cu-Bop Across the Border)、《夏灣拿賽車俱樂部》(Havana Motor Club)及《跨性逆



《飛不起来的童年》以學生的背景，探討教育的真諦。

旅》(Transit Havana)都是探討古巴文化與藝術的。觀眾想感受夏灣拿都會風情、古巴風土節拍，就不要錯過了。

文：莎莉

《棟仁的時光》的港產動人時光



《棟仁的時光》劇照。

喜歡《棟仁的時光》，有點先入為主。單講命名，既到了港式食字，同時乍聽頗有文青的詩意，一洗大台改劇名老牌公式化的作風。至於故事本身，輕鬆而不至於生硬的搞笑，奇情又不會過分誇張，算是近年罕見好看的小品劇集。

一套奇情小品劇集要令人着迷，超現實之餘，最好要有種「青春而浪漫的甜味」——故事發展既是為了尋回青春時的初心，同時也要令觀眾能咭出絲絲甜味的男女關係。要在芸芸作品中找出經典，首推日劇《求婚大作戰》。當然這不是要冒犯大家心目中的「神劇」，只是因《棟》亦悟出相近的竅門：兩者的主線橋段雖迥異，但都是透過與時間相關的超能力點子，來讓主角圓滿生命中的遺憾。同樣在選角上亦有類似的妙筆——長澤雅美固然是無敵，但以被譽為大台最Girlfrendable的唐詩詠為女主角，也能帶出那份初戀無限美；讓「型佬」袁偉豪飾帶麻甩味的曾棟仁，這種跟演員屬性相近的醜化(如「MAN」的正極是型，負極就是麻甩)，效果自然亦較易入型入格。

當然，要留得住觀眾，還要看故事質素。雖然敘事上有些驚扭(如棟仁這麼容易便能梳理出偷時間的竅門實在略嫌馬虎)，但核心橋段的設定，還是頗有心思：如接吻與能偷到的時間成正比、偷時間之餘也能偷到人家的記憶等，這些設定都令故事有更多的發展空間，為故事增添了不少懸疑性。

此外，故事亦摸對了都市人的心靈需要：既嘆時間有限、生活亦太消磨。棟仁的生活，對不少人來說亦太有共鳴：每日過着營營役役被老闆榨乾無時無刻面對死線兼面對同事左右為難，把我們的時間狠狠偷掉了。這尋常的共同感慨，創作人以逆向角度着墨：構思出棟仁有偷取別人的時間來續命的橋段，透過奇情化，成功將「反思珍惜時間」這老套主題變得有更多想像空間和意境。

文：視撈人

《凶宅藏私》是遇鬼還是精神分裂

舊片《凶宅藏私》中有荷里活一線明星及狗驚嚇的電影不是太多，但這一套如果未看過就有點遺憾；故事內容，一家四口入住鄉郊大屋，開始過着平淡無憂的生活，以為是夢想之家，想不到大屋曾發生凶案，鬼影幢幢，兩個女兒不知與誰在說話，屋外更有神秘人窺視，殺機迷離，他是人是鬼？切記搬屋前要睇風水，凶宅勿住！

在一個飄雪的冬天，出版商兼作家威爾(丹尼爾基克飾)辭去工作，帶着妻子莉比(麗素慧絲飾)和兩個女兒離開喧鬧的美國紐約市，搬到寧靜的新英格蘭小鎮的一間大屋展開新生活。

一家人視大屋為夢想家園，但很快便出現奇怪的事情，屋外似乎有一個神秘男人在偷窺，連女鄰居安(娜奧美屈絲飾)也帶着奇異眼光看待他們。兩夫婦察覺大屋異於尋常，後來經威爾調查後，得知在五年前，大屋原住有一家四口，在一個晚上，女主人與兩名年幼女兒被殺害，男主人彼得重傷昏迷，警方鎖定了彼得是命案的嫌疑犯，因為缺乏證據加上彼得醒後變得瘋癲而無法面對審判，案件成為懸案；彼得最後被關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療。

威爾相信屋外徘徊的神秘人很可能就是彼得，於是聯絡精神病院追查其下落，知道彼得最近已獲准出院。後來威爾到訪精神病院，劇情峰迴路

轉，從病院昔日的錄影帶片段中，威爾發現彼得竟然就是……他自己！威爾正是彼得幻想出來的！真正的妻女三人早已在五年慘死，那麼大屋裡的女主人和兩名可愛的女兒是誰呢？還是他遇見靈異現象呢？真實是彼得在五年前來本和家共度美好時光，但全家人一下子被殺害，自己醒後被人懷疑是殺害全家人的殺人兇手，在自我保護意識的強烈驅使下，首先被逼瘋，其次不願意承認自己是自己，所以在潛意識下掩蓋痛苦的記憶，自己重建另一個身份。五年後他離開病院，回到大屋，潛意識裡希望回到自己的家，回到那個美好的夢想家園，保護家人，然而，所有家人都已經不在了，他見到的是自己心裡期望的幻



威爾(丹尼爾基克飾)的大屋卻帶着一生永不揮去的夢魘，他帶同妻子莉比(麗素慧絲飾)一家搬入新英格蘭小鎮居住過新生活。

象。原來 Dream House 已不再，彼得知道大屋以前發生命案，卻不知道原來發生在自己家人身上，夢想家園早已破滅了。

文：路美



眾人不惜犧牲一切，都要阻止「魁隆」吞噬宇宙的邪惡計劃。

《復仇者聯盟3：無限之戰》十年磨一劍

先來利申，筆者本身不是Marvel系列追隨者，也不是超級英雄迷。所以，看《復仇者聯盟3：無限之戰》時對角色背景有些模糊，但又話分兩頭說，能夠讓像我這種非死忠派影迷也看完覺得精彩至極，這也不得不歸功劇本功勞。近年Marvel跟DC兩個超級英雄發源地都有「聯盟」片，看來今次《復仇者聯盟3：無限之戰》為超級英雄片寫下的新標準，DC幫真的難以超越。

《復仇者聯盟3：無限之戰》有着之前18部影片作本集的「引子」，好處當然是省卻不少時間向觀眾介紹角色背景、技能，但對於沒看齊之前所有影片的話，就會出現有些對白別人識笑而自己唔識，所以共鳴感、過癮度有多少，全看你本身有多認識這班超級英雄，但就算不算太熟悉也好，你都不能否認這是一部成功又好看的超級英雄大片。

今次《復仇者聯盟3：無限之戰》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角色，落在奇異博士身上，角色顯得任重道遠且浪漫。故事從一開始

就跳躍時空，眾人在各個地方平衡發展，難得支線設計得多而不亂。這方式反而更讓觀眾邊看着支線默默前進，同時期待著誰是下個出場的角色？結果在兩個半鐘的劇情鋪陳下，觀眾散席時還是覺得意猶未盡，這不就是大成功嗎？

看《復仇者聯盟》最過癮的當然是眾英雄的絕技高手過招，彷彿是看巨星演唱會的同台經典金曲對唱，又或是NBA明星賽的鬥花入樽，總之就是要看最強對最強。今次《復仇者聯盟3：無限之戰》的確是讓觀眾過癮非常，看着 Iron Man 和蜘蛛俠裝備的升級、美國隊長又有新盾牌、奇異博士就神聖程度再升級……讓觀眾徹底期望第四集的出現，同時也讓Marvel為英雄片寫上新標準定義，說不定，《復仇者聯盟3：無限之戰》有資格成為首部入圍奧斯卡最佳編劇的超級英雄片？

文：艾力